傳燈錄/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傳燈錄

◀上一卷

第十四卷

下一卷▶

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法嗣主

第一世一人見錄。

南嶽石頭希遷大師。

第二世二十一人。

南嶽石頭希遷大師法嗣二十一人。一十三人見錄。

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。

京兆屍利禪師。

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。

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。

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。

澧州藥山惟儼禪師。

潭州大川和尚。

汾州石樓和尚。

鳳翔法門寺佛陀和尚。

潭州華林和尚。

潮州大顛和尚。

潭州長髭曠禪師。

水空和尚。寶通禪師。海陵大辯禪師。渚涇和尚。衡州道詵和尚。漢州常清禪師。福州碎石和尚。商州商嶺和尚。常州義興和尚。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第三世二十三人。

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。一人見錄。

澧州龍潭崇信禪師。

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。七人五人見錄。

京兆翠微無學禪師。

丹霞山義安禪師。

吉州性空禪師。

本童和尚。

米倉和尚。楊州六合大隱禪師。丹霞山慧勤禪師。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藥山惟儼和尚法嗣十人六人見錄。

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。

潭州雲岩曇晟禪師。

華亭船子德誠禪師。

宣州椑樹慧省禪師。

藥山高沙彌。

鄂州百顏明哲禪師。

郢州溵源山光密禪師。藥山住庵禪師。宣州落霞和尚。朗州刺史李翺。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。

潭州石室善道和尚。

潮州大顛和尚法嗣。二人一人見錄。

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。吉州薯山和尚一人。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潭州大川和尚法嗣。二人見錄。

仙天和尚。

福州普光和尚。

行思禪師第一世。

石頭希遷

石頭希遷大師。端州高要人也。姓陳氏。母初懷妊，不喜葷茹。師雖在孩提，不煩保母。既冠，然諾自許。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。殺牛釃酒，習以為常。師輒往毀叢祠，奪牛而歸。歲盈數十，鄉老不能禁。後直造曹溪。六祖大師度為弟子。未具戒屬祖師圓寂。稟遺命謁於廬陵清原山思禪師。乃攝衣從之。緣會語句如思禪師章敘之。

一日思問師曰：「有人道嶺南有消息。」師曰：「有人不云云。」曰：「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。」師曰：「盡從這裡去終不少他事。」思甚然之。

師於唐天寶初。薦之衡山南寺。寺之東有石狀如台。乃結庵其上。時號石頭和尚。

師一日上堂曰：「吾之法門，先佛傳受。不論禪定精進，唯達佛之知見。即心即佛。心佛眾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。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。性非垢淨，湛然圓滿。凡聖齊同。應用無方，離心意識。三界六道唯自心現。水月鏡像，豈有生滅。汝能知之，無所不備。」

時門人道悟問：「曹溪意旨誰人得。」師曰：「會佛法人得。」曰：「師還得否。」師曰：「我不會佛法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解脫。」師曰：「誰縛汝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淨土。」師曰：「誰垢汝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涅槃。」師曰：「誰將生死與汝。」

師問新到僧：「從什麼處來。」僧曰：「江西來。」師曰：「見馬大師否。」僧曰：「見。」師乃指一橛柴曰：「馬師何似這個。」僧無對。卻回舉似馬大師。馬曰：「汝見橛柴大小。」僧曰：「勿量大。」馬曰：「汝甚有力。」僧曰：「何也。」馬曰：「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。豈不是有力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問取露柱。」曰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曰：「我更不會。」

大顛問師：「古人云：道有道無是二謗，請師除。」師曰：「一物亦無，除個什麼。」師卻問：「並卻咽喉唇吻道將來。」顛曰：「無這個。」師曰：「若恁麼，即汝得入門。」

道悟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不得不知。」悟曰：「向上更有轉處也無。」師曰：「長空不礙白雲飛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禪。」師曰：「磚磉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道。」師曰：「木頭。」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。各於本章出焉。

師著參同契一篇。辭旨幽濬。頗有注解，大行於世。南嶽鬼神多顯跡聽法。師皆與受戒。廣德二年。門人請下於梁端。廣闡玄化。江西主大寂。湖南主石頭。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矣。貞元六年庚午。十二月二十五日順世。壽九十一臘六十三。門人建塔於東嶺。長慶中謚無際大師，塔曰見相。

行思禪師第二世。

前石頭希遷法嗣

天皇道悟

荊州天皇道悟禪師。婺州東陽人也。姓張氏。神儀挺異。幼而生知，長而神俊。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。遂誓志損減飲膳。日才一食，形體羸悴。父母不得已而許之。依明州大德披削。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具戒。精修梵行，推為勇猛。或風雨昏夜，宴坐丘塚。身心安靜，離諸怖畏。一日遊餘杭。首謁徑山國一禪師，受心法。服勤五載。唐大歷中抵鍾陵。造馬大師，重印前解，法無異說。復住二夏。乃謁石頭遷大師而致問曰：「離卻定慧以何法示人。」石頭曰：「我這裡無奴婢，離個什麼。」曰：「如何明得。」石頭曰：「汝還撮得空麼。」曰：「恁麼即不從今日去也。」石頭曰：「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。」曰：「道悟不是那邊人。」石頭曰：「我早知汝來處。」曰：「師何以贓誣於人。」石頭曰：「汝身見在。」曰：「雖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。」石頭曰：「汝道阿誰是後人。」師從此頓悟。於前二哲匠言下。有所得心罄殫其跡。後卜於荊州當陽柴紫山。五百羅漢翱翔之地也。學從依附，駕肩接跡。都人士女向風而至。

時崇業寺上首。以狀聞於連帥迎入城。郡之左有天皇寺。乃名藍也，因火而廢。寺僧靈鑒將謀修復，乃曰：「苟得悟禪師為化主，必能福我。」乃中宵潛往哀請，肩舁而至。遂居天皇。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。稽首問法，致禮勤至。師素不迎送。客無貴賤皆座而揖之。裴公愈如歸向。由是石頭法道盛於此席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玄妙之說。」師曰：「莫道我解佛法。」僧曰：「爭奈學人疑滯何。」師曰：「何不問老僧。」僧曰：「問了也。」師曰：「去，不是汝存泊處。」

師元和丁亥四月示疾。命弟子先期告終。至晦日，大眾問疾。師驀召典座。典座近前。師曰：「會麼。」對曰：「不會。」師乃拈枕子拋於地上。即便告寂。壽六十，臘三十五。以其年八月五日塔於郡東。

京兆屍利

京兆屍利禪師。初問石頭：「如何是學人本分事。」石頭曰：「汝何從吾覓。」曰：「不從師覓，如何即得。」石頭曰：「汝還曾失卻麼。」師乃契會厥旨。

丹霞天然

鄧州丹霞天然禪師。不知何許人也。初習儒學。將入長安應舉。方宿於逆旅。忽夢白光滿室。占者曰：「解空之祥也。」偶一禪客問曰：「仁者何往。」曰：「選官去。」禪客曰：「選官何如選佛。」曰：「選佛當往何所。」禪客曰：「今江西馬大師出世。是選佛之場，仁者可往。」遂直造江西。才見馬大師，以手托襆頭額。馬顧視良久曰：「南嶽石頭是汝師也。」遽抵南嶽，還以前意投之。石頭曰：「著槽廠去。」師禮謝入行者房。隨次執爨役凡三年。

忽一日石頭告眾曰：「來日鏟佛殿前草。」至來日，大眾諸童行各備鍬钁鏟草。獨師以盆盛水淨頭。於和尚前胡跪。石頭見而笑之，便與剃髮。又為說戒法，師乃掩耳而出。便往江西，再謁馬師。未參禮，便入僧堂內。騎聖僧頸而座。時大眾驚愕，遽報馬師。馬躬入堂視之曰：「我子天然。」師即下地禮拜曰：「謝師賜法號。」因名天然。

馬師問：「從什麼處來。」師云：「石頭。」馬云：「石頭路滑，還弛倒汝麼。」師曰：「若弛倒，即不來。」乃杖錫觀方。居天台華頂峰三年。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。

唐元和中。至洛京龍門香山。與伏牛和尚為莫逆之友。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。師取木佛焚之。人或譏之。師曰：「吾燒取捨利。」人曰：「木頭何有。」師曰：「若爾者，何責我乎。」

師一日謁忠國師。先問侍者國師在否。曰：「在即在不見客。」師曰：「太深遠生。」曰：「佛眼亦覷不見。」師曰：「龍生龍子，鳳生鳳兒。」國師睡起，侍者以告。國師乃鞭侍者二十棒遣出。後丹霞聞之乃云：「不謬為南陽國師。」

至明日卻往禮拜。見國師便展坐具。國師云：「不用不用。」師退步。國師云：「如是如是。」師卻進前。國師云：「不是不是。」師繞國師一匝便出。國師云：「去聖時遙，人多懈怠。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還難得。」

師訪龐居士。見女子取菜次。師云：「居士在否。」女子放下籃子斂手而立。師又云：「居士在否。」女子便提籃子去。

元和三年。師於天津橋橫臥。會留守鄭公出，呵之不起。吏問其故。師徐而對曰：「無事僧。」留守異之。奉束素及衣兩襲。日給米麵。洛下翕然歸信。至十五年春告門人言：「吾思林泉終老之所。」時門人令齊靜方閻南陽丹霞山。結庵以奉事。三年間，玄學者至。盈三百眾，構成大院。

師上堂曰：「阿你渾家切須保護。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。更說什麼薦與不薦。吾往日見石頭和尚。亦只教切須自保護。此事不是你譚話得。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。更疑什麼禪。可是你解底物。豈有佛可成。佛之一字永不喜聞。阿你自看善巧方便。慈悲喜捨不從外得，不著方寸。善巧是文殊，方便是普賢。你更擬趁逐什麼物。不用經求落空去。今時學者，紛紛擾擾。皆是參禪問道。吾此間無道可修，無法可證。一飲一啄各自有分，不用疑慮。在在處處有恁麼底。若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。阿你須自看取。莫一盲引眾盲，相將入火坑。夜裡暗雙陸，賽彩若為生。無事珍重。」

有僧到參。於山下見師乃問：「丹霞山向什麼處去。」師指山曰：「青黯黯處。」僧曰：「莫只這個便是麼。」師曰：「真師子兒，一撥便轉。」
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宿。」云：「山下宿。」師曰：「什麼處吃飯。」曰：「山下吃飯。」師曰：「將飯與閻梨吃底人。還具眼也無。」僧無對。長慶舉問保福：「將飯與

人吃感恩有分。為什麼不具眼。」保福云：「施者受者二俱瞎漢。」長慶云：「盡其機來又作麼生。」保福云：「道某甲瞎得麼。」玄覺徵云：「且道，長慶明丹霞意，為復自用家財。」

師以長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。告門人曰：「備湯沐，吾欲行矣。」乃戴笠策杖授屨。垂一足未及地而化。壽八十六。門人斲石為塔。敕謚智通禪師，塔號妙覺。

招提慧朗

潭州招提慧朗禪師。始興曲江人也。姓歐陽氏。年十三，依鄧林寺模禪師披剃。十七游南嶽。二十於嶽寺受具。往虔州龔公山謁大寂。大寂問曰：「汝來何求。」師曰：「求佛知見。」曰：「佛無知見知見乃魔界。汝從南嶽來。似未見石頭曹溪心要爾。汝應卻歸。」師承命回岳，造於石頭。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石頭曰：「汝無佛性。」曰：「蠢動含靈又作麼生。」石頭曰：「蠢動含靈卻有佛性。」曰：「慧朗為什麼卻無。」石頭曰：「為汝不肯承當。」師於言下信入。後住梁端招提寺。不出戶三十餘年。凡參學者至皆曰：「去去汝無佛性。」其接機大約如此。時謂大朗禪師。

興國振朗

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。初參石頭。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石頭曰：「問取露柱。」曰：「振朗不會。」石頭曰：「我更不會。」師俄然省悟。住後有僧來參。師乃召曰：「上座。」僧應諾。師曰：「孤負去也。」曰：「師何不鑒。」師乃拭目而視之。僧無語。時謂小朗禪師。

藥山惟儼

澧州藥山惟儼禪師。絳州人。姓韓氏。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。唐大歷八年。納戒於衡岳希操律師。乃曰：「大丈夫當離法自淨。豈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。」即謁石頭，密領玄旨。一日師坐次，石頭睹之問曰：「汝在這裡作麼。」曰：「一切不為。」石頭曰：「恁麼即閒坐也。」曰：「若閒坐即為也。」石頭曰：「汝道不為，且不為個什麼。」曰：「千聖亦不識。」石頭以偈贊曰：「從來共住不知名。任運相將只麼行。自古上賢猶不識。造次凡流豈敢明。」

石頭有時垂語曰：「言語動用勿交涉。」師曰：「不言語動用亦勿交涉。」石頭曰：「這裡針札不入。」師曰：「這裡如石上栽華。」石頭然之。

師後居澧州藥山，海眾雲會。廣語見別卷。

一日師看經次。柏岩曰：「和尚休猱人得也。」師卷卻經曰：「日頭早晚。」曰：「正當午。」師曰：「猶有這個文采在。」曰：「某甲無亦無。」師曰：「汝大殺聰明。」曰：「某甲只恁麼，和尚尊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我跛跛挈挈。百丑千拙，且恁麼過。」

師與道吾說。茗溪上世為節察來。吾曰：「和尚上世曾為什麼。」師曰：「我痿痿羸羸，且恁麼過時。」吾曰：「憑何如此。」師曰：「我不曾展他書卷。」石霜別云：「書卷不曾展。」院主報：「打鐘也，請和尚上堂。」師曰：「汝與我擎缽盂去。」曰：「和尚無手來多少時。」師曰：「汝只是枉披袈裟。」曰：「某甲只恁麼，和尚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我無這個眷屬。」

師見園頭栽彩次。師曰：「栽即不障汝栽，莫教根生。」曰：「既不教根生，大眾吃什麼。」師曰：「汝還有口麼。」僧無對。

僧問：「如何得不被諸境惑。」師曰：「聽他何礙汝。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何境惑汝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道中至寶。」師曰：「莫諂曲。」曰：「不諂曲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傾國不換。」

有僧再來依附。師問：「阿誰。」曰：「常坦。」師呵曰：「前也是常坦。後也是常坦。」

一日院主請師上堂。大眾才集。師良久便歸方丈，閉卻門。院主逐後曰：「和尚許某甲上堂。為什麼卻歸方丈。」師曰：「院主，經有經師。論有論師，律有律師。又爭怪得老僧。」

師問雲岩：「作什麼。」岩曰：「擔屎。」師曰：「那個底。」岩曰：「在。」師曰：「汝來去為誰。」曰：「替他東西。」師曰：「何不教並行。」曰：「和尚莫謗他。」師曰：「不合恁麼道。」曰：「如何道。」師曰：「還曾擔麼。」

師坐次，有僧問：「兀兀地思量什麼。」師曰：「思量個不思量底。」曰：「不思量底如何思量。」師曰：「非思量。」

僧問：「學人擬歸鄉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汝父母遍身紅爛。臥在荊棘林中。汝歸何所。」僧曰：「恁麼即不歸去也。」師曰：「汝卻須歸去。汝若歸鄉我示汝個休糧方。」僧曰：「便請。」師曰：「二時上堂。不得咬破一粒米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涅槃。」師曰：「汝未開口時喚作什麼。」

師見遵布衲洗佛，乃問：「這個從汝洗，還洗得那個麼。」遵曰：「把將那個來。」師乃休。長慶云：「邪法難扶。」玄覺云：「且道長慶恁麼道。在賓在主。眾中喚作洗佛語。亦云兼帶語。且道盡善不盡善。」

僧問曰：「學人有疑，請師決。」師曰：「待上堂時來與闍梨決疑。」至晚間上堂，大眾集定。師曰：「今日請決疑上座在什麼處。」其僧出眾而立。師下禪牀把卻曰：「大眾這僧有疑。」便托開歸方丈。玄覺云：「且道與伊決疑否。若決疑，什麼處是決疑。若不與決疑。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。」

師問飯頭：「汝在此多少時也。」曰：「三年。」師曰：「我總不識汝。」飯頭罔測發憤而去。

僧問：「身命急處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莫種雜種。」曰：「將何供養。」師曰：「無物者。」

師令供養主鈔化。甘行者問什麼處來。僧曰：「藥山來。」甘曰：「來怎麼。」僧云：「教化。」甘云：「還將得藥來麼。」僧曰：「行者有什麼病。」甘便舍銀兩WE曰：「若有人即卻送來，無人即休。」師怪僧歸太急。僧曰：「問佛法相當得兩WE銀。」師令舉其語。舉已，師令僧速還行者家。行者見僧回云：「猶來。」遂添銀施之。同安代云：「早知行者恁麼問。終不道藥山來。」

師問僧：「見說汝解算虛實。」曰：「不敢。」師曰：「汝試算老僧看。」僧無對。雲岩後來舉問洞山：「汝作麼生。」洞山云：「請和尚生日。」

師書佛字問道吾：「是什麼字。」吾云：「佛字。」師云：「多口阿師。」

僧問：「己事未明，乞和尚指示。」師良久曰：「吾今為汝道一句亦不難。只宜汝於言下便見去，猶較些子。若更入思量，卻成吾罪過。不如且各合口，免相累及。」

大眾夜參不點燈。師垂語曰：「我有一句子。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。」時有僧曰：「特牛生兒也，何以不道。」師云：「侍者把燈來。」其僧抽身入眾。雲岩後舉似洞山。洞山云：「其僧卻會。只是不肯禮拜。」

僧問：「達磨未來時。此土還有祖師意也無。」師云：「有。」僧曰：「既有祖師意，又來作什麼。」師曰：「只為有，所以來。」

師看經，有僧問：「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。為什麼卻自看。」師曰：「我只圖遮眼。」曰：「某甲學和尚，還得也無。」師曰：「若是汝，牛皮也須看透。」長慶云：「眼有何過。」玄覺云：「且道長慶會藥山意。不會藥山意。」

朗州刺史李翺向師玄化。屢請不起，乃躬入山謁之。師執經卷不顧。侍者白曰：「太守在此。」翺性褊急，乃言曰：「見面不如聞名。」師呼，太守。翺應諾。師曰：「何得貴耳賤目。」翺拱手謝之。問曰：「如何是道。」師以手指上下曰：「會麼。」翺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雲在天，水在瓶。」翺乃欣愜作禮。而述一偈曰：「練得身形似鶴形。千株鬆下兩函經。我來問道無餘說。雲在青天水在瓶。」玄覺云：「且道李太守。是贊他語明他語。須是行腳眼始得。」

翺又問：「如何是戒定慧。」師曰：「貧道這裡無此閒家具。」翺莫測玄旨。師曰：「太守欲得保任此事。直須向高高山頂坐。深深海底行。閨閣中物捨不得，便為滲漏。」

師一夜登山經行，忽雲開見月。大笑一聲，應澧陽東九十許裡。居民盡謂東家。明晨迭相推問，直至藥山。徒眾云：「昨夜和尚山頂大笑。」李翺再贈詩曰：「選得幽居愜野情。終年無送亦無迎。有時直上孤峰頂。月下披雲笑一聲。」

師大和八年二月。臨順世叫云：「法堂倒法堂倒。」眾皆持柱撐之。師舉手云：「子不會我意。」乃告寂。壽八十有四臘六十。入室弟子沖虛建塔於院東隅。敕謚弘道大師，塔曰化城。

潭州大川

潭州大川和尚亦名大湖。有江陵僧新到禮拜了。在一邊立。師曰：「幾時發江陵。」僧拈起坐具。師曰：「謝子遠來下去。僧便出。」師曰：「若不恁麼，爭知眼目端的。」僧拊掌曰：「苦殺人。幾錯判諸方老宿。」師肯之。僧舉似丹霞。霞曰：「於大川法道即得。於我這裡即不然。」僧曰：「未審此間怎麼生。」霞曰：「猶較大川三步。其僧禮拜。」霞曰：「錯判諸方底甚多甚多。」洞山聞之曰：「不是丹霞，難分玉石。」汾州石樓和尚。師上堂，有僧出問曰：「未識本生，乞師方便指。」曰：「石樓無耳朵。」僧曰：「某甲自知非。」師曰：「老僧還有過麼。」僧曰：「和尚過在什麼處。」曰：「過在汝非處。」僧禮拜。師乃打之。

師問僧：「近離什麼處。」曰：「漢國。」師曰：「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。」曰：「賴遇問著某甲。若問著別人即禍生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。」僧云：「人尚不見，有何佛法可重。」師曰：「汝受戒得多少夏。」僧曰：「三十夏。」師曰：「大好不見有人。」便打之。

法門佛陀

鳳翔府法門寺佛陀和尚。師常持一串數珠。念三種名號。曰：「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。自餘是什麼碗弛丘。」一個過終而復始。事跡異常，時人不可測。

潭州華林

潭州華林和尚。僧到參，方展坐具。師曰：「緩緩。」僧曰：「和尚見什麼。」師曰：「可惜許磕破鐘樓。」其僧大悟。

潮州大顛

潮州大顛和尚。初參石頭。石頭問師曰：「那個是汝心。」師曰：「言語者是。」便被石頭喝出。經旬日，師卻問曰：「前者既不是，除此外何者是心。」石頭曰：「除卻揚眉動目將心來。」師曰：「無心可將來。」石頭曰：「元來有心。何言無心。無心同盡謗。」師言下大悟。

異日侍立次，石頭問曰：「汝是參禪僧，是州縣白踏僧。」師曰：「是參禪僧。」石頭曰：「何者是禪。」師曰：「揚眉動目。」石頭曰：「除卻揚眉動目外。將你本來面目呈看。」師曰：「請和尚除揚眉動目外鑒某甲。」石頭曰：「我除竟。」師曰：「將呈和尚了也。」石頭曰：「汝既將呈我心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異和尚。」石頭曰：「不關汝事。」師曰：「本無物。」石頭曰：「汝亦無物。」師曰：「既無物即真物。」石頭曰：「真物不可得。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，大須護持。」

師後辭往潮州靈山隱居。學者四集。師上堂示眾曰：「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。將心相示，方可見道。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。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為心要。此實未了。吾今為汝諸人分明說出。各須聽受。但除卻一切妄運想念見量。即汝真心。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，全無交涉。即心是佛，不待修治。何以故，應機隨照，冷冷自用。窮其用處了不可得。喚作妙用，乃是本心。大須護持不可容易。」

僧問：「其中人相見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早不其中也。」僧曰：「其中者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作個問。」

問：「苦海波深，以何為船筏。」師曰：「以木為船筏。」曰：「恁麼即得渡也。」師曰：「盲者依前盲，啞者依前啞。」

長髭曠

潭州攸縣長髭曠禪師。初往曹溪禮祖塔。回參石頭，石頭問：「什麼處來。」曰：「嶺南來。」石頭曰：「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。」師曰：「成就久矣，只欠點眼在。」石頭曰：「莫要點眼麼。」師曰：「便請。」石頭乃翹一足。師禮拜。石頭曰：「汝見什麼道理便禮拜。」師曰：「據某甲所見。如洪爐上一點雪。」玄覺云：「且道長髭具眼只對。不具眼只對。若具眼，為什麼請他點眼。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。且作麼生商量。」法燈代云：「和尚可謂眼昏。」

水空和尚

水空和尚。師一日廊下逢見一僧乃問：「時中事作麼生。」僧良久。師曰：「只恁便得麼。」僧曰：「頭上更安頭。」師便打之，曰：「去去已後惑亂人家男女在。」

行思禪師第三世。

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齋

龍潭崇信

澧州龍潭崇信禪師。本渚宮賣餅家子也。未詳姓氏。少而英異。初悟和尚為靈鑒潛請居天皇寺。人莫測。師家居於寺巷。常日以十餅饋之。悟受之。每食畢，常留一餅曰：「吾惠汝以蔭子孫。」師一日自念曰：「餅是我持去。何以返遺我耶。其別有旨乎。」遂造而問焉。悟曰：「是汝持來，復汝何咎。」師聞之，頓曉玄旨。因投出家。悟曰：「汝昔崇善，今信吾言，可名崇信。」由是服勤左右。

一日問曰：「某自到來，不蒙指示心要。」悟曰：「自汝到來。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。」師曰：「何處指示。」悟曰：「汝擎茶來，吾為汝接。汝行食來，吾為汝受。汝和南時，吾便低首。何處不指示心要。」師低頭良久。悟曰：「見則直下便見，擬思即差。」師當下開解。乃復問：「如何保任。」悟曰：「任性逍遙，隨緣放曠。但盡凡心，無別勝解。」

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。僧問：「髻中珠誰人得。」師曰：「不賞玩者得。」僧曰：「安著何處。」師曰：「有處。」師曰：「有處即道來。」

尼眾問：「如何得為僧去。」師曰：「作尼來多少時也。」尼曰：「還有為僧時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汝即今是什麼。」尼曰：「現是尼身，何得不識。」師曰：「誰識汝。」

李翺問：「如何是真如般若。」師曰：「我無真如般若。」翺曰：「幸遇和尚。」師曰：「此猶是分外之言。」

德山問：「久向龍潭。到來潭又不見，龍亦不現。」師曰：「子親到龍潭。德山即休。」玄覺云：「且道。德山肯龍潭，不肯龍潭。若肯龍潭，德山眼在什麼處。若不肯，為什麼承嗣他。」

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

翠微無學

京兆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。初問丹霞，如何是諸佛師。丹霞咄曰：「幸自可憐生。須要執巾帚作麼。」師退三步。丹霞曰：「錯。師卻進前。」丹霞曰：「錯錯。」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。丹霞曰：「得即得，辜他諸佛。」師由是領旨。住翠微。

投子問：「未審二祖初見達磨。當何所得。」師曰：「汝今見吾復何所得。」

一日師在法堂內行。投子進前接禮而問曰：「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。」師駐步少時。又曰：「乞師垂示。」師曰：「更要第二杓惡水作麼。」投子禮謝而退。師曰：「莫採卻。」投子曰：「時至根苗自生。」

師因供養羅漢。有僧問曰：「丹霞燒木佛。和尚為什麼供養羅漢。」師曰：「燒也不燒著。供養亦一任供養。」又問：「供養羅漢，羅漢還來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汝每日還吃麼。」僧無語。師曰：「少有靈利底。」

丹霞義安

丹霞山義安禪師第二世住。僧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曰：「如何是上座。」曰：「恁麼即無異去也。」師曰：「向汝道。」

吉州性空

吉州性空禪師。有一僧來參。師乃展手示之。僧近前卻退。師曰：「父母俱喪，略不慘顏。」僧呵呵大笑。師曰：「少間與闍梨舉哀。」其僧打筋斗而出。師曰：「蒼天蒼天。」

本童和尚

本童和尚。因門僧寫師真呈師。師曰：「此若是我，更呈阿誰。」僧曰：「豈可分外。」師曰：「若不分外，汝卻收取這個。」僧便擬收。師打云：「正是分外強為。」僧曰：「若恁麼即須呈於師。」師曰：「收取收取。」

米倉和尚

米倉和尚。有僧新到參。繞師三匝敲禪牀曰：「不見主人翁，終不下參眾。」師曰：「什麼處情識去來。」僧曰：「果然不在。」師打一拄杖。僧曰：「幾落情識，呵呵。」師曰：「村草步頭，逢著一個。有什麼話處。」僧曰：「且參眾去。」

前藥山惟儼禪師法嗣

道吾圓智

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。豫章海昏人也。姓張氏。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。預藥山法會，密契心印。一日藥山問：「子去何處來。」曰：「遊山來。」藥山曰：「不離此室速道將來。」曰：「山上烏兒白似雪。澗底游魚忙不徹。」

師與雲岩侍立次，藥山曰：「智不到處切忌道著。道著即頭角生。智頭陀怎麼生。」師便出去。雲岩問藥山曰：「智師兄為什麼不只對和尚。」藥山曰：「我今日背痛。是他卻會，汝去問取。」雲岩即來問，師曰：「師兄適來為什麼不只對和尚。」師曰：「汝卻去問取和尚。」僧問雲居：「切忌道著，意怎麼生。」雲居云：「此語最毒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最毒底語。」雲居云：「一棒打殺龍蛇。」

雲岩臨遷化時。遣人送辭書到。師展書覽之曰：「雲岩不知有悔，當時不向伊道。然雖如是，要且不違藥山之子。」玄覺云：「古人恁麼道，還有也未。」又云：「雲岩當時不會。且道什麼處是伊不會處。」

藥山上堂云：「我有一句子，未曾說向人。」師出云：「相隨來也。」僧問藥山：「一句子如何說。」藥山曰：「非言說。」師曰：「早言說了也。」

師臥次，椑樹云：「作甚麼。」師云：「蓋覆。」椑云：「臥是坐是。」師云：「不在兩頭。」椑云：「爭奈蓋覆。」師云：「莫亂道。」

師見椑樹坐次。師云：「作甚麼。」椑云：「和南。」師云：「隔闊來多少時。」椑云：「恰是。」乃拂袖出。

師提笠子出。雲岩云：「作甚麼。」師云：「有處。」岩云：「風雨來怎麼生。」師云：「蓋覆著。」岩云：「他還受蓋覆麼。」師云：「雖然如此。且無遺漏。」

因溈山問雲岩：「菩提以何為坐。」雲岩曰：「以無為為坐。」雲岩卻問溈山。溈山曰：「以諸法空為坐。」溈山又問師：「怎麼生。」師曰：「坐也聽伊坐，臥也聽伊臥。有一人不坐不臥。速道速道。」

溈山問師：「什麼處去來。」師曰：「看病來。」曰：「有幾人病。」師曰：「有病底，有不病底。」曰：「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。」師曰：「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。急道急道。」

僧問：「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。如何是本來天。」師曰：「今日好曬麥。」

問：「無神通菩薩為什麼足跡難尋。」師曰：「同道方知。」曰：「和尚知否。」師曰：「不知。」曰：「為什麼不知。」師曰：「汝不識我語。」

雲岩問：「師兄家風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教汝指點著堪作什麼。」曰：「無這個來多少時也。」師曰：「牙根猶帶生澀在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今時著力處。」師曰：「千人喚，不回頭，方有少分。」曰：「忽然火起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能燒大地。」

師問僧：「除卻星及燄。阿那個是火。」僧曰：「不是火。」別一僧卻問師：「還見火否。」師曰：「見。」曰：「見從何處起。」師曰：「除卻行住坐臥，更請一問。」

南泉示眾云：「法身具四大否。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褌。」師云：「性地非空，空非性地。此是地大。四大亦然。」南泉不違前言：「乃與師褌。」

師見雲岩不安，乃謂曰：「離此殼漏子，向甚麼處相見。」岩云：「不生不滅處相見。」師曰：「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。亦不求相見。」

師見雲岩補草鞋云：「作甚麼。」岩云：「將敗壞補敗壞。」師云：「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。」

師聞僧念維摩經云：「八千菩薩五百聲聞。皆欲隨從文殊師利。」師云：「甚麼處去。」其僧無對。師便打。後僧問禾山。禾山代云：「給侍者方諧。」

師下山到五峰。五峰問：「還識藥山老宿否。」師曰：「不識。」五峰曰：「為甚麼不識。」師曰：「不識不識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下禪牀作女人拜。曰：「謝子遠來，都無祗待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師曰：「東土不曾逢。」問：「設先師齋。未審先師還來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汝諸人設齋作麼生。」

問：「頭上寶蓋生不得道我是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聽他。」曰：「和尚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我無這個。」

石霜問師：「百年後有人。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。」師喚沙彌。沙彌應諾。師曰：「添卻淨瓶水著。」師良久卻問石霜：「適來問什麼。」石霜再舉。師便起去。石霜異日又問：「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銅鳴。向什麼處去也。」師喚侍者。侍者應諾。師曰：「驢年去。」

師唐大和九年乙卯九月。示疾有苦。僧眾慰問體候。師曰：「有受非償，子知之乎。」眾皆愀然。十一日將行，謂眾曰：「吾當西邁，理無東移。」言訖告寂。壽六十有七。閣維得靈骨數片。建塔於石霜山之陽。敕謚修一大師，塔曰寶相。

雲岩曇晟

潭州雲岩曇晟禪師。鍾陵建昌人也。姓王氏。少出家於石門。初參百丈海禪師，未悟玄旨。侍左右二十年。百丈歸寂。師乃謁藥山，言下契會。語見藥山章。

一日藥山問：「汝除在百丈，更到什麼處來。」師曰：「曾到廣南來。」曰：「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團石。被州主移卻是否。」師曰：「非但州主。闔國人移亦不動。」藥山乃又問：「聞汝解弄師子，是否。」師曰：「是。」曰：「弄得幾出。」師曰：「弄得六出。」曰：「我亦弄得。」師曰：「和尚弄得幾出。」曰：「我弄得一出。」師曰：「一即六，六即一。」師後到溈山，溈山問曰：「承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。」師

曰：「是。」曰：「長弄麼，還有置時。」師曰：「要弄即弄，要置即置。」曰：「置時師子在什麼處。」師曰：「置也置也。」

問：「從上諸聖什麼處去。」師良久云：「作麼作麼。」

問：「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好埋卻。」

問：「大保任底人與那個是一是二。」師云：「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。」洞山聞云：「如人接樹。」

師煎茶次，道吾問：「煎與阿誰。」師曰：「有一人要。」曰：「何不教伊自煎。」師曰：「幸有某甲在。」

師問石霜：「什麼處來。」霜云：「溈山來。」師云：「在彼中得多少時。」霜云：「粗經冬夏。」師云：「恁麼即成山長也。」霜云：「雖在彼中卻不知。」師云：「他家亦非知非識。」霜無對。後道吾聞云：「得恁麼無佛法身心。」

師後居潭州攸縣雲巖山。一日謂眾曰：「有個人家兒子。問著無有道不得底。」洞山問：「他屋裡有多少典籍。」師曰：「一字也無。」曰：「爭得恁麼多知。」師曰：「日夜不曾眠。」曰：「問一段事還得否。」師曰：「道得卻不道。」
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僧曰：「添香來。」師曰：「見佛否。」曰：「見。」師曰：「什麼處見。」曰：「下界見。」師曰：「古佛古佛。」

道吾問：「大悲千手眼，那個是正眼。」師曰：「如無燈時。把得枕子怎麼生。」道吾曰：「我會也，我會也。」師曰：「怎麼生會。」道吾曰：「通身是眼。」

師掃地次，溈山云：「太驅驅生。」師云：「須知有不驅驅者。」溈山云：「恁麼即有第二月也。」師豎起掃帚云：「這個是第幾月。」溈山低頭而去。玄沙聞云：「正是第二月。」
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僧曰：「石上語話來。」師曰：「石還點頭也無。」僧無對。師曰：「未問時卻點頭。」

師作鞋次洞山問：「就師乞眼睛，未審還得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汝底與阿誰去也。」曰：「良價無。」師曰：「設有汝向什麼處著。」洞山無語。師曰：「乞眼睛底是眼否。」曰：「非眼。」師咄之。

師問尼眾：「汝爺在否。」曰：「在。」師曰：「年多少？」曰：「年八十。」師曰：「汝有個爺不年八十，還知否。」曰：「莫是恁麼來者。」師曰：「猶是兒孫在。」洞山云：「直是不恁麼來者。亦是兒孫。」

僧問：「一念瞥起。便落魔界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汝因什麼，從佛界而來。」僧無對。師曰：「會麼。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莫道體不得，設使體得也。只是左之右之。」

師問僧：「聞汝解卜是否。」曰：「是。」師曰：「試卜老僧看。」僧無對。洞山代云：「請和尚生月。」

師唐會昌元年辛酉十月示疾。二十六日沐身竟。喚主事僧令備齋。來日有上座發去。至二十七日，並無人去。及夜師歸寂。壽六十。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。瘞於石墳。敕謚無住大師，塔曰淨勝。

船子和尚

華亭船子和尚。名德誠，嗣藥山。嘗於華亭吳江泛一小舟。時謂之船子和尚。師嘗謂同參道吾曰：「他後有靈利座主指一個來。」道吾後激勉京口和尚善會參禮師。師問曰：「座主住甚寺。」會曰：「寺即不住。」師曰：「不似又不似個什麼。」會曰：「目前無相似。」師曰：「何處學得來。」曰：「非耳目之所到。」師笑曰：「一句合頭語。萬劫係驢橛。垂絲千尺，意在深潭。離鉤三寸。速道速道。」會擬開口。師便以篙撞在水中。因而大悟。師當下棄舟而逝，莫知其終。

木卑樹慧省

宣州椑樹慧省禪師。洞山參師。師問曰：「來作什麼。」洞山曰：「來親近和尚。」師曰：「若是親近，用動兩片皮作麼。」洞山無對。曹山後聞乃云：「一子親得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曰：「貓兒上露柱。」曰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曰：「問取露柱去。」

高沙彌。藥山住庵初，參藥山。藥山問師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師曰：「南嶽來。」山云：「何處去。」師曰：「江陵受戒去。」山云：「受戒圖什麼。」師曰：「圖免生死。」山云：「有一人不受戒亦免生死。汝還知否。」師曰：「恁麼即佛戒何用。」山云：「猶掛唇齒在。」便召維那云：「這跛腳沙彌不任僧務。安排向後庵著。」藥山又謂雲岩道吾曰：「適來一個沙彌卻有來由。」道吾云：「未可全信，更勘始得。」藥乃再問師曰：「見說長安甚鬧。」師曰：「我國晏然。」法眼別云：「見誰說。」山云：「汝從看經得，請益得。」師曰：「不從看經得。亦不從請益得。」山云：「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。為什麼不得。」師曰：「不道他無。只是他不肯承當。」

師乃辭藥山住庵。山云：「生死事大，何不受戒去。」師曰：「知是這般事，喚什麼作戒。」藥咄：「這饒舌沙彌，入來。近處住庵，時復要相見。」

師住庵後雨裡來相看。山云：「你來也。」師曰：「是。」山云：「可曬濕。」師曰：「不打這個鼓笛。」雲岩云：「皮也無，打什麼鼓。」道吾云：「鼓也無，打什麼皮。」山云：「今日大好曲調。」

僧問：「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。」師云：「不順世。」

藥山齋時自打鼓。高沙彌捧缽作舞入堂。藥山便擲下鼓槌云：「是第幾和。」高曰：「第二和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第一和。」高就桶內舀一杓飯便出去。

百顏明哲

鄂州百顏明哲禪師。洞山與密師伯到參。師問曰：「闍梨近離什麼處。」洞山曰：「近離湖南。」師曰：「觀察使姓什麼。」曰：「不得姓。」師曰：「名什麼。」曰：「不得名。」師曰：「還治事也無。」曰：「自有郎幕在。」師曰：「豈不出入。」洞山便拂袖去。師明日入僧堂曰：「昨日對二闍梨一轉語不稔。今請二闍梨道。若道得，老僧便開粥飯相伴過夏。速道速道。」洞山曰：「太尊貴生。」師乃開粥飯共過一夏。

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主

石室善道

潭州石室善道和尚。嗣攸縣長髭曠禪師。作沙彌時，長髭遣令受戒。謂之曰：「汝回日須到石頭禮拜。」師受戒後，回參石頭。一日隨石頭遊山次，石頭曰：「汝與我斲卻面前頭樹子礙我。」師曰：「不將刀來。」石頭乃抽刀倒與師。師云：「不過那頭來。」石頭曰：「你用那頭作什麼。」師即大悟，便歸。長髭問：「汝到石頭否。」師曰：「到即到不通號。」長髭曰：「從誰受戒。」師曰：「不依他。」長髭曰：「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裡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不違背。」長髭曰：「太忉忉生。」師曰：「舌頭未曾點著在。」長髭咄曰：「沙彌出去。」師便出。長髭曰：「爭得不遇於人。」

師尋值沙汰。乃作行者，居於石室。每見僧，便豎起杖子云：「三世諸佛盡由這個。」對者少得冥契。長沙聞之乃云：「我若見，即令放下杖子。別通個消息。」三聖將此語到石室只對。被師認破是長沙語。杏山聞三聖失機。又親到石室。師見杏山，僧眾相隨。潛往碓米。杏山曰：「行者不易，貧道難消。」師曰：「無心碗子盛將來。無縫合盤合取去。說什麼難消。」杏山便休。

仰山問：「佛之與道相去幾何。」師曰：「道如展手，佛似握拳。」曰：「畢竟如何，的當可信可依。」師以手撥空三兩下。曰：「無恁麼事，無恁麼事。」曰：「還假看教否。」師曰：「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之事。若與他作對。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。便有種種見解。亦是狂慧，未足為道。若不與他作對，一事也無。所以祖師云：本來無一物。汝不見小兒出胎時。可道我解看教，不解看教。當恁麼時。亦不知有佛性義，無佛性義。及至長大，便學種種知解出來。便道我能我解。不知是客塵煩惱。十六行中嬰兒行為最。哆哆和和時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。故贊歎嬰兒。可況喻取之。若謂嬰兒是道，今時錯會。」

師一夕與仰山玩月，仰山問曰：「這個月尖時圓相什麼處去。圓時尖相又什麼處去。」師曰：「尖時圓相隱，圓時尖相在。」雲岩云：「尖時圓相在，圓時無尖相。」道吾云：「尖時亦不尖，圓時亦不圓。」仰山辭，師送出門。乃召曰：「闍梨。」仰山應諾。師曰：「莫一向去。已後卻回這邊來。」

僧問師：「曾到五台山否。」師曰：「曾到。」僧曰：「還見文殊麼。」師曰：「

見。」僧曰：「文殊向行者道什麼。」師曰：「文殊道閻梨父母生在村草裡。」

潮州大顛和尚法嗣

三平義忠

漳州三平義忠禪師。福州人也。姓楊氏。初參石鞏。石鞏常張弓架箭以待學徒。師詣法席次，石鞏曰：「看箭。」師乃披襟當之。石鞏曰：「三十年張弓架箭。只射得半個漢。」師後參大顛。往漳州住三平山。示眾曰：「今時出來，盡學馳求走作，將當自己眼目。有什麼相當。阿你欲學麼，不要諸餘。汝等各有本分事，何不體取。恁麼心憤憤口悱悱有什麼利益。分明說，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。自有大藏教文在。若是宗門中事。汝切不得錯用心。」時有僧出問：「還有學路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有一路滑如苔。」僧曰：「學人躡得否。」師曰：「不擬心汝自看。」

有人問：「黑豆未生芽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佛亦不知。」

講僧問：「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師曰：「龜毛拂子，兔角拄杖。大德藏向什麼處。」僧曰：「龜毛兔角，豈是有耶。」師曰：「肉重千斤，智無銖兩。」

師又示眾曰：「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。若曾見作者來。便合體取些子意度。向岩谷間木食草衣。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。若馳求知解義句。即萬里望鄉關去也，珍重。」

潭州大川和尚法嗣齋

仙天和尚

仙天和尚。新羅僧到參。方展坐具擬禮拜。師捉住云：「未發本國時，道取一句。」其僧無語。師便推出云：「問伊一句，便道兩句。」又有一僧至擬禮拜。師云：「野狐鬼見什麼了便禮拜。」僧云：「老禿奴。見什麼了即便恁問。」師云：「苦哉，苦哉。仙天今日忘前失後。」僧云：「要且得時，終不補失。」師云：「爭不如此。」僧云：「誰。」師乃呵呵云：「遠即遠矣。」

福州普光

福州普光和尚。有僧立次，師以手開胸云：「還委老僧事麼。」僧云：「猶有這個在。」師卻掩胸云：「不妨太顯。」僧云：「有什麼避處。」師云：「的是無避處。」僧云：「即今作麼生。」師便打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